



# 没有军籍的战士 1

杨明沿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杨明沿，1955年生，湖北省襄阳市人。曾为中学语文老师，抓过基层宣传工作，后自修法律，目前供职于某法律事务所。虽出身寒微，命运多舛，但自幼饱读诗书，遍纳百味，热爱文学，立志写作，艰难谋生之余，以二十余年之心血“孕育”出《没有军籍的战士》，付梓出版。

图书在新编目（CIP）数据

没有军籍的战士（1） / 杨明沿 著 / 花城出版社

2010-12-01

ISBN: 978-7-5360-6162-0

作 者：杨明沿 著

出 版 社：花城出版社

正文语种：中文

定 价： 30.00

# 第一章

挑兵挑将，勾勾和尚，有钱喝酒，没有钱跟我走。

刚碾平的打谷场上，上十个年龄相当、正玩着“杀羊”游戏的男女少年，由虎虎生气的平头、方脸、身体壮实的铁锤领头，依次牵着前面的后衣襟，双腿叉开，两眼敌视前面与他们相对的“杀羊人”：年龄虽与他们相当，但却比他们任何人都高出一头，无论上学、放学的路上，还是平常游戏，谁若不顺着他，便拿谁出气的二滚，也同样瞅着他们，念完逢“杀”必念的“杀羊”词，一声断喝“开始！”便两腿一弓，身子一弯，狼一样瞅着面前一字儿牵着着的“群羊”，寻找“杀羊”机会。“头羊”铁锤为保护身后的“群羊”免遭杀手，忙“啊”的一声，大张两臂，瞅着二滚，展开防卫。后面的“群羊”听见，为免自己被二滚“杀”到，忙牵紧前面的衣襟，拉开架势，随铁锤“啊啊”叫着，左躲右闪。一时间，宽敞平整的打谷场上，真个是风云突起，杀声震天。虽不见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却也不乏古战场的紧张激烈。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初春的晚上：尖凉的晚风、弯弯的月牙，麦苗悄悄生长，豆花儿散发清香。虽然它们都竭力释放自己的能量，但却挥不去这个令人难忘年代的特有苍凉：陈旧的土坯房屋，色调单一的粗布衣裳，忧虑生计的沉重叹息，还有碗里那能照见苍黄面容的榆树尖或野菜熬的汤。

故事的源头正是这个充满勤劳智慧，至今却仍终日浸泡在无用的盼望和沉重叹息之中，三足鼎立般的秦庄：东南秦家，西南潘家，西北仇家。左右背后是肥沃的土地和参差不齐的村庄，正南则是清澈见底，尽心养育两岸却毫无怨言，日夜哼着不知疲倦声调的秀美清江。

秦庄现在确实贫穷落后，但比之这个狂热年代的其他村庄，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物质生活，秦庄却都遥遥领先：面临滔滔不息、滚滚东去的清江，脚踏肥得流油的土地，世世代代的秦庄人无不自豪地称自己赖以生存的地方是金不换宝地。有人要问：这一说法可是源于当时盛行的浮夸？其实不然。因为秦庄虽是人多地少，但却土地肥沃、条件优越，秦庄人又大力发挥一面临水的优势：江边开两孔砖窑，烧青砖青瓦供十里八村起屋盖房；水里放两条木船，

沿江上下运输挣钱。成年累月，岸上号子不断，水上桨声一片，每逢金秋，这一切都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秦庄人带来周围十里八村梦都难见的可观利益：成堆的粮棉、成岭的砖瓦，和着秦庄人极易满足的欢声笑语，伴随清江不知疲倦的歌唱，顺流东下，运到城里，换回极稀罕的钞票和商品。年底，许是一个银装素裹的晚上，全村男女老少齐聚远近十里八村都没有的大仓库里，分别围着几个用船从山里运回的木柴烧得红亮亮的火堆，一阵唧唧喳喳、你说我笑后，队长嘴皮一动，会计算盘一拨，现金保管指尖一弹，社员们便各自拿着一年到头那微薄的劳动所得，带着满足的笑容，回家买这办那，一俟春节来到，便穿红着绿、相互拜年。

但凡见此情景，来秦庄走亲串友的外乡人都禁不住感慨秦庄人的“骄傲”：“真个是金不换地方！”更有秦庄那德高望重的老人，不住“吧嗒”着旱烟，神秘而不无得意地对那些尚不知酸甜苦辣的年轻后生津津乐道：“小的们：知道吗？咱秦庄哪只是‘金不换’，过去有风水先生说咱村和柴岗村同在一条龙身上，咱村恰在龙头，在龙头是最造化的。要不，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前后左右都一片汪洋，唯独咱村昂昂不动呢？”

这个说法，虽是那些旱烟袋里“吧嗒”的一辈接一辈的炫耀与传说，但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秦庄虽在江边，又无任何防护，左右背后尽成汪洋，秦庄却秋毫无犯，也确实让方圆十里八村瞠目结舌，这不由得更为秦庄那代代神奇传说平添神秘色彩。

其实真正为这神奇传说找到最佳注脚的，还是秦庄人在自己生活的地盘上：那是作为全村一足，村东北角一座现代人谁也道不出其建筑年代的雄伟庙宇。它建筑恢弘、做工精细，神佛雕塑，乃至各种宗教设施一应俱全。即使一柱一石，也有恰到好处、栩栩如生的各种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图案。只可惜，这样一个浸透人民血汗、凝聚古代人建筑艺术的古民族建筑，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地日军撤退时，被藤野小队长命人夷为平地。且庙宇前日被毁，庙下一眼也不知始于何年何代，供寺庙僧人生存、终年清澈不断的水井，次日便也塌陷。几十年风雨过去，但那被夷为平地的庙宇的旧址和塌陷的水井井圈，依然清晰可见。尤其是庙址，即使已成耕地的今天，虽为秦庄人产出一茬又一茬粮食，但若上去信步一走，依然能拾到岁月的风雨仍未抹去的有着各种令你遐想遥远的带花纹图案的半瓦破砖。且其地势高，若驻足其上，极目远眺，东南方数十里外繁华秀美的清江城概貌便尽收眼底。难怪那些由过去过来的十里八村的老人到秦庄走亲串友，但凡有点文墨和秦庄在外干事回家省亲的，不免上去走走看看，感慨连连：“可惜了那个寺庙哇！要不是被小日本毁了，咋说它这阵也是一个名胜古迹。”

是的，如果那庙、那井至今还在，勤劳智慧的秦庄人肯定要依水造势，为世人建出一个民风古朴、文化灿烂的旅游景点。

秦庄不仅美丽富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更有远近十里八村无与伦比的光荣革命斗争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如干柴点燃烈火，“噼啪”燃烧。秦庄也不例外，村东南秦家识些文墨、常年在外不知干啥的秦凡突然回村，不分昼夜，走村串户，远近十里八村尽被他发动，一段时日，竟暗操家伙，扯起队伍，正要揭竿而起，捣毁以绰号“冤大头”为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袁大头民团，却因前夜叛徒告密，不幸被捕，被袁大头亲手在全村人面前活活烧死，其状惨不忍睹。直到全国解放，国务院给其后代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当代的秦庄人方知：当年的秦凡其实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长期在外其实是从事革命活动，那次之所以回家，正是受党的委派，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回来领导秦庄农民起义。今天的秦庄人无不以这段不可磨灭的革命斗争史为荣。

或许正是秦庄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所以秦庄人才辈出：现今毕业或正攻读国家名牌大学学位的学生就有好几个，硕士研究生一个。至于在外供职拿官饷者更是不胜枚举。这又为远近十里八村无与伦比。难怪他们，还有但凡到过秦庄有点儿身份的人无不交口而赞：“秦庄真乃人杰地灵。”

笔者之所以津津乐道秦庄这一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秦庄确实底蕴深厚、卧虎藏龙，不可小觑。当然，这是后话，要知端的，还须慢慢说道。首先，有必要说说秦庄这个村名。读者切勿顾名思义：既是秦庄，当然姓秦者居多。其实那是遥远的过去。地方志载：这里原来并不叫秦庄，只是自明初始，这里的秦姓人家才逐渐兴起、繁衍。嗣后，竟似那野地苜蓿，愈长愈旺，成了气候，秦姓人自然成了这里的主宰。一年，在朝为官的秦凡第十六辈先祖秦尚书回家省亲，在庙里与众宗亲会面，秦姓人自是扶老携幼，把个庙宇挤得水泄不通。叙话完毕，有年长者忽将全村人口状况对秦尚书仔细道了，要秦尚书另赐村名，秦尚书见本族人丁兴旺，气候甚大，不觉手拈长髯，沾沾自喜：“既是我秦家势众，那便叫秦家庄也。”秦家庄自此得名。偏那秦尚书后来不满明帝昏庸，与谋反者为伍，结果被明帝来了个满门抄斩。唯一小儿被化装同僚掩护出逃，才传下秦凡他们这些后代，留下今天的故事。

秦尚书虽反叛未成，但其不满腐朽没落、追求光明的精神却代代相传。秦家人才辈出，可每出人才均不满当世黑暗，追求光明，与当朝为敌，却都又未成气候，结果尽被当朝杀戮。眼见有能耐为官者如那山上的茅草，一茬起来一茬被割，聪明点儿的秦家人便相继百计千方迁出秦家庄。至清初，秦家庄便日渐衰败，秦家庄三字亦被人去了中间，秦庄因此而名。到现在，整个秦庄便只剩一户秦家，秦庄已是徒有虚名。

时代变了，人口状况变了，势力自然也变了。现今秦庄最具势力者当属潘、仇两家大姓。

虽是两家都要主宰秦庄，但不得不因势均力敌而相互对峙，各寻契机。只可惜那一家秦姓势单力薄，对当今秦庄主宰非但无力问津，反倒因屡受欺负而忍气吞声。

关于秦庄笔者唠叨至此时，打谷场上那群玩“杀羊”游戏的孩子依旧“杀”声震天。“杀羊人”二滚见“头羊”铁锤防守太紧，身后“群羊”躲闪又急，致他屡屡不能得手，不由心生一计，两眼盯紧铁锤身后的文欣，因他恰是前面说的孤姓秦家次子，一家人在全村屡受人欺负，其父秦耀先又识墨断字，沉默寡言，不随世俗，老偷做小买卖而被队长、会计斥为投机倒把分子，不时受罚。二滚虽不知投机倒把为何，却听大人们说是资本主义。二滚又道听途说，知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死对头，便推断，老子既是资本主义，那儿子当然也不是好东西，跟资本主义们斗争是最光荣最勇敢的事。所以，稍有不顺，便拿文欣出气。又兼那文欣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与众不同，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村里，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根本轮不到一心要出风头的二滚，这更成为他千方百计欺负文欣的理由。

文欣本就聪明，而且素来不满二滚骄横，现在见他歪心乍起，要“杀”自己，上着母亲那没膝的粗布夹袄，下穿将就罩住腿肚以下、补丁遮得早看不出本色的蓝市布裤子，脚穿露出两个脚趾的布鞋的他，也忙瞅紧二滚。偏那二滚不仅两眼盯着他不放，且但要“捕杀”，一径朝他来。照规矩，“杀羊的”不碰“头羊”而“杀”到后面的“羊”才算赢，可那二滚却总撞铁锤，铁锤不得不发出警告。岂料二滚非但不改，反而向他暗使眼色，铁锤这才知他意思，逐渐放松了抵抗。二滚更加放肆，文欣眼见要遭“杀手”，不得不仓皇躲避，大声抗议：“不行，二滚老碰‘头羊’。”

文欣身后紧拽他粗布夹袄、身着碎花紧身小袄、长得细眉小眼、柳条腰身、被大人们戏称小黛玉的二滚本房妹妹春妞，跟文欣最好，也看出二滚又要欺负文欣，忙叫他：“二滚哥，你咋老碰‘头羊’？”

见春妞帮自己说话，文欣当即收了架势站住：“没规矩，不玩了。”二滚甚为不满，却碍于春妞，只好保证：“好！我不碰‘头羊’了行吧？”又给铁锤眼色，铁锤从来都拿他作“靠山”，总是二滚指东，他绝不往西，二滚放屁，他也说是香的。见他又给自己眼色，忙附和他：“那还说啥？咱继续。”“挑兵挑将……”二滚迫不及待念了口诀，又一声断喝：“杀！”刷地拉开架势，“啊！”“羊群”也大叫起来。

与此同时，村东南那一字排开的十余家坯墙瓦顶，高矮不一、饱经风霜、满面皱纹老人般的房屋居中一家，厨房里一位五十余岁，衣衫褴褛、愁容满面、脊梁驼起，无论咋看都如一幅令人感伤的悲凉画的秦家主妇莫香春，正就着灶台上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几欲熄灭的煤油灯做饭。脊背上那隆起的驼背，恰如有人强加给她的沉重包袱，终日压得她喘不过气。且

但逢阴雨或劳累过度，那驼背便钻心疼痛。每当这时，她多想呻吟，多想甩下这沉重的包袱，可严酷的现实告诉她：这一切除了给这风雨飘摇的家庭又添愁烦外，绝无他用。不觉，几十年前那肝胆欲裂的情景又浮现眼前：

民国二十四年夏，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父长大的莫香春刚与秦耀先结婚不久，那老天便一不刮风、二不打雷，任由密匝匝的雨柱不吭不噤、日夜不停、扯天拽地，直下得天地白茫茫一片，分不出个头，致使江水暴涨，周围一片汪洋，多少人房倒屋塌、流离失所。秦庄地处“龙首”，虽未被淹，可那年久失修、本就摇摇欲坠的秦家土坯房屋哪敌得这日夜不停的如注暴雨？如其他秦庄人家，新婚不久的莫香春与丈夫秦耀先正在堂屋里面对暴雨束手无策，忽听背后一声巨响。

## 第二章

话说莫香春与丈夫秦耀先正在堂屋里面对暴雨束手无策，忽听背后一声巨响。莫香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顿时怔住，秦耀先则一跃而起，冲进里屋，瞬间便传来他歇斯底里的叫喊：“香春，快！后檐墙垮了一段，快拿东西来盖！”莫香春哪还多想，呼地站起，冲进雨里，抱起门前枣树下用来做饭，早被暴雨浇作一团的柴草，跑着给秦耀先送去。眼见距垮的墙边不过两步，雨中的秦耀先已朝她伸出两手，忽听头顶“咔嚓”一声，可怜莫香春便“扑通”倒地，人事不省。待醒来，却见自己已睡在床上，陪伴她的，是床头那破缸盖上忽明忽暗、几欲熄灭的昏黄油灯，灯下，文质彬彬的秦耀先正坐在床沿焦急瞅她。莫香春忽觉脊背彻骨疼痛，忙问：“耀先，我这是咋了？”秦耀先凑近她：“你被断了的檩子砸倒在地，我请郎中给你治了，他刚走。”“哎哟！”许是秦耀先的话提醒了她，莫香春才觉脊背钻心疼痛，便对他说：“耀先，我背好疼！”秦耀先忙站起来：“啊！我来招呼你服药。”

自此，莫香春夫妇节衣缩食，四处寻医。可那个年代，那时的条件，任他们寻遍十里八村，莫香春命保住了，脊背却留下终身难去的沉重。

想到这辛酸往事，灶台前的莫香春用破了一半、月牙般的铁勺搅搅锅里煮得咕嘟直叫，却只见乌黑榆钱，不见鲜亮米粒的野菜粥，轻轻一叹，叫正在堂屋里与父亲秦耀先说话、在县一中读高中、星期天回家拿菜的长子汉伟：“这个星期你只有还带点辣椒炒萝卜丁儿了。”汉伟正说得认真，没听见。秦耀先忙小声叫他：“你妈叫你。”汉伟对厨房答应了，莫香春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汉伟早把这每周必带的菜吃得厌烦，可转念想：即使这菜，也是家里专为他挤出来的。已长成青年，满面英俊，气宇轩昂的他忙答道：“行！有那就行。”

年过半百，岁月和生存的双重雕刻刀虽在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道道令人只有感慨却无言语的皱纹，但那沉稳儒雅的气质、看穿世事的眼睛却仍给人深刻印象的秦耀先听了颇觉心酸，不由对他满面愧疚：“苦了你了，汉伟。”瞅着父亲那颧骨凸出、眼窝沉陷的脸，汉伟像看见秦耀先的沉重苦难和对他的深情与期盼，忙安慰他：“爸，我年轻，没事。只是您要保重身体啊！”秦耀先抬头，眯缝两眼瞟一下神柜上方正墙中贴着的革命导师们的画像两边

自己书写的“社会主义好，人民江山长”的中堂，对汉伟意味深长地说：“你放心，不把你拉扯出息，我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

前面说过，秦家早年世代有人在朝为官，秦耀先和他的祖辈其实正是秦尚书的后裔，秦耀先与革命烈士秦凡还是未出五服的兄弟。故秦耀先的父亲深知：若要光宗耀祖，非有文化不可。因此发誓要秦耀先读书出人头地。为实现这个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的想法，他不惜一年四季忙罢田地，又担着笼屉，武大郎般满村叫卖包子，供秦耀先读了两年私塾。那秦耀先先生就一块读书的料，两年里，不仅学完先生教的全部课程，且辍学后，常跟先生求教，先生也念他聪明好学，便又额外教他些东西。在与先生交往中，见但凡闲暇，先生总捧着手抄本聚精会神，手不释卷。秦耀先偷偷看了，竟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不觉兴趣陡生，向先生一一借阅，从中又是受益匪浅。其知识也早超过两年私塾水准，读书作文，写字算术，在当时十里八村都是首屈一指的。所读之书，秦耀先尤喜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以至竟能手不执卷，从头至尾，一章一回，绘声绘色讲给人听。人们也把听他讲《三国演义》当作莫大的精神享受，农闲在家或劳作歇息，总要围着他，嚷着叫他讲“三国”。但凡这时，被围在核心的秦耀先总显得那般崇高、神圣——眯眼望着远方，手捻短髭：“话说诸葛孔明大开城门，令少许士卒洒扫庭院，自己则端坐楼顶，静心抚琴，面对城下司马懿浩浩大军竟没影也似……”所面临的生存艰难似乎也没了影子。

前面说过，秦耀先不仅读书作文胜过他人，且书法在当地亦无人可比。若说为乡亲们说道三国仅只受人赞赏，则书法却为他养家糊口尽了绵薄之力。每年但入腊月，一到晚上掌灯做饭时，莫香春在厨房为一家人填饱一天中最后一次肚子而挖空心思，秦耀先则在堂屋正中，全家唯一值钱的家当——一张不知何年何代，旧得浑身发红，却仍身架硬朗的大方桌前，就着一盏被不知从哪儿来的风吹得若明若暗的煤油灯，灯下搁一大碗凉水，弓身叉腿，手握管毫，屏声静息，在那被揩得能照见人影的桌面上蘸水练字，直到莫香春叫他吃饭，方才收了丹田，提笔起身，凝视桌上水迹，恋恋不舍。过了腊月十五，便用筹来的本钱新买文房四宝、当年农历、门画、年画。晚上将对联尽都写好，次日凌晨，一根扁担，两只篾篮，担到上、下单双各逢的董坡、钱集街上摆摊出卖。因他字写得好，又性情温善，擅讲三国，故闻名两街，赶集置办年货的乡民总不忘到他那儿去买年画、对联。遇到买得多了，头晚写的全都卖完，便当场赶写，这时，总有不少人争抢为他扯对联。可以说，一家人春节的所有开销，全靠秦耀先这腊半月的卖字所得。最令他难忘的是：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当地饿死者十之八九，他若不靠识些文墨、懂点算法，为地主李狼子丈量土地，忍气吞声换得几斗霉苞米，别说为莫香春治病，恐他俩人性命也早没了。难怪每逢除夕团年，秦耀先总语重心长对女儿春

萍、长子汉伟、次子文欣说：“文化重要啊！”

再说秦耀先对汉伟说罢，又瞟一眼神柜上方正墙中央革命导师画像两边自己亲手写的“社会主义好，人民江山长”的中堂，才满面忧虑问心事重重坐着的汉伟：“这回要带多少伙食费？”汉伟知自己每要一分钱，父亲都要挖空心思，略微一愣，忙装作若无其事：“三元就足够吧！”“什么？”秦耀先一惊，“咋这么少？”汉伟那英俊但因营养不良而略显苍白的脸微微一笑：“费新生说他可以找家里多要点零花钱给我。”

汉伟说的费新生是秦庄正北靠铁路边的费家庄人。无论高矮还是体态，都与汉伟一般无二，又兼两人同年同月生，同时考入县一中，自入县一中便同班同桌，在全县瞩目的县一中又都因品学兼优而成为全校师生交口称赞的佼佼者，故两人同学情深，赛过兄弟。费新生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其兄费新富又是药店职工，故费新生家在费家庄算得上首富。那费新生本就心地善良，常扶危济贫，又因钦佩汉伟一表人才，品学兼优，同情其家境贫寒，所以屡屡给他接济。而他们这胜过同胞的同学真情，两人既未隐瞒各自家庭，双方家里人（尤其是费新生家）也从无反对。当秦耀先听汉伟说费新生又要接济他时，不由感触颇深：“古人云，衣食者，父母也。新生这般待你，你可终生都不得负他哟！”汉伟满脸真诚：“爸，这个我懂。”

秦耀先向来视汉伟为自己毕生期盼，对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屡屡引以为荣，对他的话更是深信不疑。眯眼将他瞅了，忽对他说：“想看你明天要带的伙食费吗？”没想到父亲这么快就准备好了，汉伟奇怪：“在哪儿？”“你随我来。”秦耀先缓缓站起，端起方桌上的煤油灯，朝东偏房的睡屋走去。汉伟随他来到屋里，秦耀先将油灯轻轻放在床头的破木缸盖上，转身拽起床上一个鼓鼓的蓝粗布包袱，慢慢打开，小声叫汉伟：“你看。”汉伟探头看了，顿时满脸吃惊。

与此同时，村西北仇家居中一户、全村那清一色陈旧破落房屋中颇显鹤立鸡群的三间青砖大瓦房里，五十出头，解放前县师范毕业在外执教、解放后向往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而自愿回村任支书的柴平生，正与年近四十，平头、麻脸，因单眼瞎而被恨他的大人孩子背地里骂着“独眼龙”的队长潘大炮，比潘大炮稍微年长却仍细皮白肉、少言寡语，凡事如他的工作一样用心算计的会计仇仁海，围着桌上那张全村绝无仅有的探照灯般亮堂的马灯，商量迎接四清工作队进村的事宜。年近三十，细皮嫩肉，瓜子脸，杨柳腰，眯眯眼，鸚鵡声，只一微笑，便迷乱风流男人，但凡全村有点能耐而又好色的男人，都被她磁石般紧紧吸引，心甘情愿为她办事谋利的女主人艳二嫂，竟如家有喜事般忙出忙进，奉烟加水。

因是读书出身，柴平生不像潘大炮、仇仁海那般烟雾缭绕，茶却喝得勤：“工作队进村

后，劳力出勤一定要齐。”柴平生端起茶碗，一张儒雅善良，藏有细密皱纹、弥勒佛般的圆脸对独眼望他的潘大炮、低头瞅地的仇仁海温和笑着，喝一口茶，轻放茶碗，正要接着说话，正从厨房出来的艳二嫂看见，忙自红光锃亮、整齐摆放一应细作用具的大神柜上麻利拎下新买的大花暖水瓶，轻盈来到柴平生身边，揭了瓶塞，面含甜笑，轻吐莺声：“柴支书，我这茶还好喝吧？”

别看柴平生五十出头，却读书出身，生性好羞，又知艳二嫂乃全村绝色佳人，风流韵事，时有耳闻，见她对自己这般热情，不觉面红耳热，随口应声：“好喝，好喝。”艳二嫂如受到莫大褒奖，“嘿嘿”一笑：“那我再给你续上。”柴平生哪还顾跟潘、仇说事，忙端起面前其实还有半碗茶水的茶碗搁到桌沿，为免与艳二嫂摩擦，身子还斜向旁边。艳二嫂不知何故，“嘿嘿”一笑，小心往茶碗里续水，对不用看便知道两眼正直勾勾望她的潘、仇二人说：“瞧人家柴支书，都五十多岁了，还大姑娘似的，见我来了，忙闪身躲避。”

刚说罢，忽觉这边桌下自己那光滑圆滚的腿肚被狠狠捏了一把。自知这是这边坐的潘大炮“偷嘴”，正要说他，乍想到柴平生、仇仁海在场，只好暗皱柳眉，忙续罢水，赶紧离开。岂料那般微妙表情也被对面的仇仁海那深不可测的眼睛看见，早知个中端倪，心里不平，本不口渴，却端起面前的茶碗“咕咚”一声，朝桌上一搁，绷着脸叫艳二嫂：“我这碗里也要续水。”艳二嫂知他意图，心里不满，却想到他握的经济大权，哪敢怠慢，忙拎着水瓶，到他面前，眯眼笑着，从容续水：“想不到仇会计今晚也斯文起来。”仇仁海“嘿嘿”一笑：“今晚喝了二两老白干。”身子朝桌前一凑，手在艳二嫂那肉滚滚的腿肚上美美摸了一把。续罢水的艳二嫂哪好吱声，转身走开。柴平生见再无麻烦，对潘、仇微笑：“好，咱们接着说事儿。”

再说艳二嫂跟潘大炮、仇仁海的暧昧关系，不仅全村尽人皆知，且有人背地笑她是一个馍馍哄了两条狗，但却不知艳二嫂并不愿意潘、仇这样白占便宜地轻薄她。照她的想法，这其实是一种强奸。因此，当她怀着满腹怨气，将暖水瓶搁上神柜后，便心里骂着，转身朝睡屋去：“王八蛋们，姑奶奶非找你们要回这两巴掌好处不可。”气中腿快，瞬间便到了睡屋门前，抬手一撩绣着“龙凤呈祥”帘头的雪白门帘进到睡屋，却见五短身材、满面憨厚、整一个现代武大郎的丈夫肉屁股，正就着床头昏黄灯光斜坐床沿，穿着肥厚粗布棉袄的左胳膊竹筒一般搭在她逢集便背，此时装得满满当当、捆扎得紧紧绷绷，自己刚才出去招待柴平生他们时，曾交代肉屁股把里面的杂布分门别类理整齐的黑粗布大包袱上。见肉屁股今晚换了麻利手脚，已按她嘱咐把包袱里的布整理停当，不由对他一反往日因恨其无能而张口即骂、伸手便打的火爆脾气，紧步到他面前，手指肉屁股胳膊下的包袱，微笑问他：“布都整理好了？”

肉屁股怯怯望她，瓮声瓮气：“没。”“没你咋坐着不动？”别看肉屁股一脸憨气、两手笨拙，心眼却灵，不时还淘气孩子般出其不意跟艳二嫂来个叫她啼笑皆非的恶作剧。怕他故伎重演，耍弄自己，艳二嫂顿时笑脸转阴，狠狠冲他一句，一把将他胳膊下的包袱拽过来。

## 第三章

话说艳二嫂一把将肉屁股胳膊下的包袱拽过来，胡乱打开，果见里面那些形形色色的次品尾布还一团乱麻搅在一起。“你！”艳二嫂气愤，又要骂肉屁股不长耳朵，却想到堂屋里正在开会，忙闭了嘴，伸手死死拧住他巴掌般大小的耳朵，咬牙小声问他：“你耳朵恁长，咋不听话？我叫你给我整理的布呢？”肉屁股的耳朵早被她拧麻木了，一点儿也不疼，只瓮声瓮气道：“我悄悄到门口看了，干部们正开会呢！要是那潘大炮或仇会计又腆着脸进来看见，不是要对柴支书说你投机倒把？”“你呀！”艳二嫂真是又气又恨，将他狠狠一推，“真长了个猪头。”

读者要问：这艳二嫂既生得闭月羞花又心灵手巧，咋与这长相粗俗、手脚笨拙的肉屁股结了夫妻，岂不是一朵鲜花插上牛粪？这话说来不假，怎奈那艳二嫂幼时丧父，母亲改嫁。艳二嫂年方二八，便出落得如花似玉，被十里八村瞩目。正值中年、禽兽不如的继父更是对她垂涎三尺，屡屡暗中打她主意。艳二嫂正值青春年华，早知男女私事，不肯受辱，暗中总向母亲哭诉。丈夫暴虐，母亲哪敢吱声，又不忍姑娘被欺负，只好暗托知己，给艳二嫂寻婆家，将她早嫁出去，并根据自己身世开了条件：不求模样俊俏，但求无病无灾，吃穿不愁，老实厚道便行。赶巧肉屁股正值父母健在，又无兄弟姐妹，独苗一棵，家境富裕，正寻女亲，经人说道，艳二嫂便自然与他结为伉俪。

却说艳二嫂骂了肉屁股，想到与秦耀先约好明天赶早到钱集街将包袱里的尾布卖给约好的买主，便三两下解开包袱，扯起一拽，里面的尾布早一团乱麻般全抖在床上，恨恨叫呆头呆脑瞅她的肉屁股：“快帮我整理！”肉屁股哪知道她艳二嫂做买卖根本不避潘大炮、仇仁海。怯怯问她：“你不怕堂屋里的干部们看见？”艳二嫂不由住手望他，心里既恨又怜，要伸手掴他嘴巴，却不忍，还怕堂屋里听见，只好又将他耳朵一拽，切齿咬牙：“快干！”

汉伟见秦耀先为他准备的伙食费其实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次品尾布，明知其意，却满面吃惊：“爸，这不是次品尾布吗？”秦耀先那冷漠世事的脸上漾起笑意，对他颇显神秘：“是的，不过我明天赶早跟艳二嫂一起到钱集街卖了，要净赚好几块呢，还愁你那点伙食费？”岂料

汉伟非但不高兴，反倒满脸阴沉：“爸，你不干这个行吧？潘大炮他们知道了，又要说你投机倒把。”秦耀先微笑顿消：“这是买卖，互通有无，乃自古有之，又不是倒腾国家紧俏物资，咋为投机倒把？”汉伟仍一脸不快：“可潘大炮他们不跟你讲这个道理。”

月牙凄淡。打谷场上，那群不谙世事玩“杀羊”游戏的孩子，仍沉溺于童趣的欢乐之中。二滚虽绞尽脑汁，却仍未“杀”到他要“杀”的文欣，倒“杀”到了自己本房弟弟木根。按规则，被“杀”者须毕恭毕敬站到“杀羊人”背后，待“杀”到第二只羊，才绕打谷场跑三圈后归队。所以木根只好站在二滚背后看他“杀羊”。

新一轮“杀羊”开始，后悔刚才不小心“杀”到木根的二滚，决心这回“杀”到文欣，以泄他刚才抗议自己犯规的怨恨。可任他怎么绞尽脑汁，那文欣只是聪明伶俐、躲避及时，屡不得手。眼见要回家吃晚饭了，二滚哪还顾啥规矩：瞪眼、弯腰、叉腿，对跟他一样架势的“羊群”一阵虎视眈眈，也不念“杀羊”词，突然断喝一声“杀！”两腿一蹬，离弦的箭一般直射文欣。铁锤知他心意，弓起两腿，大张两臂，却不卖力抵挡。倒是文欣眼尖腿快，忙拽紧前面的衣襟，身子一扭，疾速避开二滚的“捕杀”。后面的“群羊”也相继避开。铁锤这才挡住二滚。岂料二滚不依他挡，将他一揉，嗖嗖两步便冲到再无法躲避的文欣身边，两手一个瓮中捉鳖，

文欣已被死死抓住。“啊！‘杀’到了！”二滚得意忘形，“可‘杀’到这只‘活羊’了！”

“不算不算！”文欣慌忙抗议，“你要赖！”“是的，二滚犯规！”站着的木根喜欢文欣的聪明斯文，跟他最好，忙帮他说话。二滚却大声斥责木根：“‘被杀的羊’无权说话！”木根只好闭嘴。文欣身后的春妞却叫二滚：“二滚哥，你刚才揉了铁锤，还说没犯规？”“是的是的！”“群羊”齐声附和。二滚坚决否认：“我没揉铁锤！”“不行不行！”“群羊”如喜鹊窝里捣了一竹竿，叽叽喳喳：“我们都看见了！”见伙伴们都这么替文欣说话，二滚满腹怨愤，朝文欣发泄，一把揪住他衣领，厉声问：“说，算不算？”文欣明知与他难免又有争斗，却不畏惧，定定望他：“你犯规，不算。”二滚抬手指他鼻子：“就算老子犯规，你也得算。”“你凭啥骂人？”文欣不服。二滚恨恨问他：“老子就骂你个投机倒把的儿子，你又咋的？”文欣顿时满脸通红，大声喝他：“你放屁！”“你敢给老子犟嘴！”二滚抬手“嘭”当胸给文欣一拳。“你敢打人？”文欣的眼里尽是耻辱、愤怒。

“不能打人！”“群羊”也“嗷嗷直叫”，一齐围来。二滚哪听，抬手又给文欣一拳：“老子就打你了咋的？不许打好人，还不许打你个投机倒把的儿子呀？”文欣啥都能忍，就不能忍二滚骂他投机倒把的儿子。因他虽不懂太多的道理，却也道听途说，朦胧知道投机倒把乃国家明令禁止，丢人现眼。不由怒从心起，恨向胆生，吭都不吭，抬手便照二滚那白净漂亮，

但在在他看来却丑陋无比的刀条脸上嘭地一拳。“哎哟！”二滚猝不及防，顿觉眼前金星直冒，踉跄后退。忙站住脚，两眼饿狼般直瞪文欣：“你敢打老子！”上来照文欣胸前、脸上拳如雨下。

文欣愣住，木根、春妞忙大声叫他：“文欣，快跑！”偏那文欣虽是年幼文弱，却受其父亲秦耀先影响，早抽空囫圇吞枣读完古典四大名著、《杨家将》、《岳飞传》、《红岩》等好些文学作品，心中早埋下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畏邪恶的种子。因此，木根、春妞的提醒非但没让他逃离，反倒让他清楚：论打，自己绝非二滚的对手；逃跑，却长了二滚恶气，倒不如跟他拼个生死，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好欺负。不觉牙一咬，心一横，攒足力气，突然一个饿虎扑食抱住正打得得意的二滚，在他脸上、手上又咬又啃。“哎哟！哎哟！”根本没想到他会这样的二滚颈脖被咬了一口，疼得大叫，慌忙躲开。木根、春妞知文欣的脾气，料定他要跟二滚拼命，忙齐叫铁锤：“还不快拦？”铁锤这才醒悟，忙跟他俩一起，上去用力把文欣抱住，为讨好二滚，厉声问文欣：“你咋能动嘴咬人？”文欣不理他，只呼呼喘气，瞪着在脸上、颈脖上摸来摸去的二滚。“不行，他把我颈脖咬破了。”二滚手摸颈脖疼处，叫着过来：“你们看，好疼。”木根怕他俩又撕扯在一起，忙迎上去：“在哪儿？我看。”二滚停步，脸偏向一边，脖子朝他伸去，手指疼处：“就这儿。”木根扶着他仔细看了，忙安慰道：“没破，只是牙印。”“不行！”二滚不依不饶，要冲过木根，扑向文欣：“我也给他咬出牙印。”木根忙把他死死抱住：“你要闹出人命咋的？”一直冷眼瞪他们的文欣却叫木根：“你莫拦他，让他来，老子不跟他拼了才怪！”

瞧他那要吃人的样子，二滚不由心虚，因为他知道文欣是说得便做得到的货色。虽两眼斗鸡般瞪着文欣，却任木根把他抱住，再不挣扎。一边的铁锤忙给他台阶：“算球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二滚却又来劲了，挣扎着要冲向文欣。春妞看见，怕他俩真又打起来，便母亲似的过来挽起文欣的胳膊，温柔叫他：“走，咱们回家，你不是说你哥哥回来了么？”

文欣这才想起，自己来时跟春妞说过这话，一玩起来，竟把这事给忘了，现在春妞说了，才想起自己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哥哥呢！哪值在这儿跟他二滚白费时间，便给二滚一眼轻蔑，顺从春妞回家。

春妞喜欢文欣，两人关系甚密，这在小伙伴中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碍于春妞是二滚、木根的本房妹妹，所以大家只好背着他俩取笑文欣、春妞为“小夫妻”，并不敢大声张扬。现在二滚见他俩那般亲热，心中气愤难忍，哪还顾春妞是本房妹妹，竟公鸡啼明般对他俩伸长脖子大叫：“小夫妻，回家忙，回家钻到暖炕上，叽里咕噜悄悄话，暖被窝里好癫狂。”小伙伴们都惊得直直望他，只木根将他一拽：“你疯了，她是咱本房妹妹。”二滚恨恨冲他：“管

球她是谁，只要跟文欣好，我就骂。”木根还要说他，二滚却叫看热闹的小伙伴们：“喊，都给老子喊，谁不喊，老子就揍谁！”说罢，向文欣、春妞回家的方向，又伸起脖子：“小夫妻！”小伙伴们哪敢违他命令，忙跟他一起大叫：“小夫妻，回家忙，回家钻到暖炕上，叽里咕噜悄悄话，暖被窝里好癫狂……”

月儿弯弯，风儿习习。这叫声飞向小麦拔节、豆花飘香的田野，融进清江那沉沉的吟唱，还有满地淡淡的月光。

这时的艳二嫂家，已讲完全部事情的柴平生，问定定望他和低头瞅地的潘大炮、仇仁海：“你们还有啥说的吗？”仇仁海跟人赌气般仍低头瞅地，冷冰冰道：“我没啥说的。”话刚落音，潘大炮便迫不及待叫柴平生：“哎，柴支书，你说，不安心农业生产，一心只想上街做买卖，搞投机倒把，该不该制裁？”柴平生未说先笑，慢慢低头，睡屋里正与肉屁股匆匆整理次品尾布的艳二嫂却忙伸手将肉屁股那笨得像两把蒲扇似的手一按，贴着篾格子隔墙偷听。堂屋里的柴平生小声说潘大炮：“做点小买卖，换些零花钱，不为投机倒把，这话我都给你说了多少遍，咋还混淆不清呢？”下颌朝低头看地的仇仁海轻轻一扬，对潘大炮微笑：“你看人家仇会计都不提这个问题。”

潘大炮却不服气，对他麻脸一绷，独眼一瞪：“可不安心农业生产，老赶集总不对吧？”明知他所指是谁，柴平生仍蹙眉问他：“你说的是谁？”潘大炮手指门外，理直气壮：“就是村东的老秦！”“啊！”柴平生收了微笑，“秦耀先有个读高中的儿子，家境困难，全村皆知，而且他儿子是咱村唯一考上县中学的，搁在往日，咱地方上还要给点奖励呢！可人家不找集体麻烦，自己做点儿买卖给儿子变点伙食费，也在情理之中嘛！”潘大炮还要说话，刚才还低头看地的仇仁海忽抬头厉声叫他：“还说个球！”别看潘大炮五大三粗，面目丑陋，言行粗俗，谁都不服，可就服向来说则已，说则横眉立目的仇仁海。为啥？他自己也说不清。现在见仇仁海发话，只好咽了那已到嘴边的话。

秦耀先见自己说了道理，汉伟仍一脸不快，忙对他神秘道：“你放心，我正是怕潘大炮他们找事，才邀艳二嫂一道，你道为啥？”汉伟轻轻摆手。“艳二嫂跟潘大炮他们好呢！”汉伟对秦耀先的话将信将疑。秦耀先却满怀信心：“你只管用心把书读成，将来出人头地，别的啥都莫担心。”

父子俩说着要出睡屋，莫香春已在厨房门口笑着叫他们：“该吃饭了。”与汉伟回到堂屋的秦耀先忽然想起：“文欣咋还没回来？”莫香春道：“跟春妞在打谷场上玩，我去叫他。”还没抬步，乍听掩着的屋门吱呀一响，几个人不由循声而望，“啊，文欣回来了！”莫香春忙奔过去。乍见文欣背后站着春妞，便热情招呼：“哟！春妞还送咱文欣回来？快屋里坐。”春